

吕祖谦与南宋学术交流

——以吕祖谦书信为中心的考察

刘玉民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传媒股份公司

河南人民出版社

吕祖谦与南宋学术交流

——以吕祖谦书信为中心的考察

刘玉民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吕祖谦与南宋学术交流：以吕祖谦书信为中心的考察 / 刘玉民著.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8.11
ISBN 978 - 7 - 215 - 11563 - 7

I. ①吕… II. ①刘… III. ①吕祖谦(1137 - 1181) -
书信集②学术思想 - 思想史 - 研究 - 中国 - 南宋 IV.
①B244. 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88870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66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88028)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21.25

字数 312 千字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52.00 元

序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两宋学术堪称我国传统儒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尤其在南宋中期,诸子学术争鸣把两宋学术推至顶峰,而推动此期学术频繁交流的重要学者就是南宋著名史学家、理学家和文学家吕祖谦。吕氏以其特殊的家族声望和家学渊源,知识渊博而成就斐然,平易敦厚而待人以诚,持论公允而兼容并蓄,德高望重而纵横牵合,从而团结和吸引了一大批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派别的学人,相互之间切磋交流、碰撞融合,这是他学术长进和学术地位不断提高的重要原因,同时也使南宋一些清高自重、各自为战的理学家、文学家、史学家、部分政治家以及其他学术精英通过学术互动而共同汇聚在“恢复中原、学术救世”的大旗之下。他以独得“中原文献之传”之学术优势,以广大之心、践履为实之学术精神,以殚精竭虑、英年早逝之代价,为南宋学术繁荣作出了突出贡献。因此,加强对吕祖谦与南宋学术交流之研究,对于进一步理清南宋学术发展和演变的线索,拓展南宋文化史研究的新领域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吕祖谦与湖湘学派之交流,既有对胡安国、胡宪、胡宏学说之继承,又有与张栻之学术交流。尤其是与张栻围绕着《知言》《阃范》“论语说”“孟子说”“仁说”“性理说”“主敬说”“先察识后涵养说”“学以致用说”,以及“文学”“史学”“礼学”“易学”等诸方面之学术交流,使湖湘学派之性理学说日臻完善,对张栻学说体系构建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吕祖谦与朱熹之学术交流,既有影响后世学术深远的寒泉之会、鹅湖之会、三衢之会等“讲论三会”,又有大量书信之往来讨论和交流。他们的学术讲论,几乎涵盖和牵涉了当时学术界关心的所有问题,并波及当时所有的学术派别和著名学者。吕祖谦对朱熹理学体系之完善、内容之丰富皆有赞襄之功,终使朱熹成为两宋理学集大成者。因此后人常说朱学中有吕学,吕学

中亦有朱学，并习惯上对二人以“朱吕”相称。

陆九渊是在吕祖谦的大力引荐下才得以顺利高中进士的，也是在吕祖谦的引领下，使陆九渊与学术界的朱熹等人结识的，朱陆之“鹅湖之会”因吕祖谦的撮合而起，终使陆氏心学与朱学、吕学鼎立于世，也使理学与心学之相互交流由此持续影响了中国学术五六百年。

吕祖谦把永康学派代表人物陈亮最先引进道学群体，对提高陈亮的学术威望和社会影响至为重要，后来所发生的朱熹、陈亮“王霸”大论辩，可以说是吕祖谦“桥梁效应”的直接学术果实。吕祖谦与陈亮的学术交流是很广泛的，陈亮每著一书，每写一文，往往寄与吕祖谦交流。因此陈亮是继朱熹、张栻之后，吕祖谦与之学术交流最多的学者。

吕祖谦与薛季宣、郑伯熊、陈傅良、叶适之学术交流，永嘉学者既得奖掖之力又得培植之功，使永嘉学派之事功学在淳熙末年得与朱学、陆学分庭抗礼；吕祖谦与曾布、陆游、尤袤、王十朋、周必大、辛弃疾等文苑诸贤之交流，使南宋文学深深烙刻“义理文学”之时代特色；吕祖谦与李焘、袁枢等史苑诸贤之交流，使南宋史学以“义理史学、通鉴史学、事功史学”彰显于世。

总之，吕祖谦以其渊博的学识、宽广的胸怀、独具魅力的人格等在南宋学坛上纵横捭阖，与当时的各家各派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学术交流。在学术交流过程中，他不唯尊贵，不计富贫，不论长幼，皆以平等温润之态度对待之，从而赢得了各界的广泛尊重和积极响应，推动了南宋学术的繁荣和发展。并且在与南宋诸儒学术交流过程中，吕祖谦亦汲取百家之长、陶铸百家之说，使自身“吕学”体系更加完善，内容更加宏博，终成著作等身、德泽后世之一代学术宗师。

刘玉民
2013年5月于华中师范大学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吕祖谦生活的时代及其学术背景 15	
第一节 吕祖谦生活的时代背景 15	
一、民族危机 16	
二、政治危机 17	
三、经济危机 20	
四、道德危机 21	
第二节 吕祖谦生活的学术背景 23	
一、两宋之际新学与洛学的此消彼长 23	
二、南宋初期的道学南传 25	
三、南宋初期道学的分化与学术拯救 29	
第二章 吕氏家学渊源及其学术根基 32	
第一节 “十世”官宦之家 32	
一、北宋及以前之吕氏家族 32	
二、宋室南渡后之吕氏家族 37	
第二节 吕祖谦与中原文献之传 42	
一、五传高平、庐陵、鄞江、西湖之学术 44	
二、四传安定、泰山、濂溪、焦氏、荆公、横渠、百源、清敏之学术	
	47

三、三传涑水、二程、荥阳、了翁、鷗山、和靖之学术	53
四、二传元城、龟山、譙氏、武夷、横浦之学术	56
五、一传白水、玉山、三山、芮氏之学术	60
第三章 吕祖谦学术经历及其学术成就	61
第一节 吕祖谦的青少年以及师承	61
一、启蒙于老师刘勉之	62
二、师从于《尚书》学大师林之奇	63
三、问道于状元老师汪应辰	66
四、求学于湘学大儒胡宪	69
第二节 吕祖谦的仕途经历及其学术成就	71
一、两科题名	71
二、居丧讲学	74
三、入仕从政	76
四、学术成就	79
第三节 吕祖谦的学术思想及学术特色	86
一、学术思想	86
二、学术特色	90
第四章 吕祖谦与湖湘学派	92
第一节 吕祖谦与湖湘学派之渊源	92
一、南宋湖湘学派	93
二、湖湘学派之主要学术观点	94
三、吕祖谦与湖湘学派之渊源	96
第二节 吕祖谦与张栻之私人交往	96
一、湘学的集大成者——张栻	97
二、吕祖谦与张栻的私人交往	99
第三节 吕祖谦与张栻之学术交流	105
一、吕祖谦与张栻关于《知言》之交流	105

二、吕祖谦与张栻关于《閔范》之交流	112
三、吕祖谦与张栻关于《论语说》之交流	113
四、吕祖谦与张栻关于《孟子说》之交流	116
五、吕祖谦与张栻关于《仁说》之交流	118
六、吕祖谦与张栻关于其他问题之交流	120
第五章 吕祖谦与朱熹闽学	124
第一节 吕祖谦与朱熹之学术渊源和私人交往	124
一、吕祖谦与闽学渊源	124
二、吕祖谦与朱熹的私人交往	126
第二节 吕祖谦与朱熹之学术交流(上)(隆兴元年—乾道九年)	138
第三节 吕祖谦与朱熹之学术交流(下)(淳熙元年—淳熙八年)	157
第六章 吕祖谦与赣学	181
第一节 吕祖谦与赣学渊源	181
一、吕本中与江西道学	182
二、吕祖谦与张九成	182
三、吕祖谦与汪应辰	184
第二节 吕祖谦与清江刘氏赣学之交流	186
一、清江刘氏及其学术思想	186
二、吕祖谦与刘清之	188
第三节 吕祖谦与陆氏赣学之交流	197
一、金溪陆氏及其学术思想	197
二、吕祖谦与陆九龄	200
三、吕祖谦与陆九渊	203
第七章 吕祖谦与永康学派	212

第一节 陈亮与永康学派	212
一、衰世奇才——陈亮	212
二、吕祖谦与陈亮的私人交往	214
第二节 吕祖谦与陈亮之学术交流	221
一、关于《孟子提要》之交流	221
二、关于《三先生论事录》之交流	223
三、关于《伊洛正源书》之交流	224
四、关于《文中子》之交流	225
五、关于“修养功夫”之交流	227
六、关于《三国纪年》之交流	229
七、关于其他问题之交流	232
 第八章 吕祖谦与永嘉学派	235
第一节 南宋永嘉学派论说	235
第二节 吕祖谦与薛季宣	238
一、永嘉学派的开创者——薛季宣	238
二、吕祖谦与薛季宣之交流	241
第三节 吕祖谦与陈傅良	245
一、永嘉学派的承前启后者——陈傅良	245
二、吕祖谦与陈傅良之交流	248
第四节 吕祖谦与叶适	256
一、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叶适	256
二、吕祖谦与叶适之交流	259
 第九章 吕祖谦之文学及其文学交流	266
第一节 吕祖谦之文学	266
一、吕祖谦文学成就与文学渊源	266
二、吕祖谦之文学思想及文学特点	269
第二节 吕祖谦与陆游、尤袤	273
一、吕祖谦与陆游	273

二、吕祖谦与尤袤	277
第三节 吕祖谦与周必大、辛弃疾	282
一、吕祖谦与周必大	282
二、吕祖谦与辛弃疾	286
 第十章 吕祖谦之史学及其史学交流	288
第一节 吕祖谦之史学	288
一、南宋史学之变迁	288
二、吕祖谦史学成就及其史学渊源	289
三、吕祖谦之历史观	290
四、吕祖谦义理史学之代表——《左传》“三传”	292
五、吕祖谦通鉴史学之代表——《大事记》	295
六、吕祖谦训诂史学之代表——《唐鉴音注》	297
七、吕祖谦事功史学之代表——《历代制度详说》	299
第二节 吕祖谦与袁枢	299
一、袁枢及其《资治通鉴本末》	300
二、吕祖谦与袁枢之交流	301
第三节 吕祖谦与李焘	302
一、李焘及其《续资治通鉴长编》	302
二、吕祖谦与李焘之交流	304
 结语	309
一、吕祖谦病逝后南宋道学的衰落	309
二、吕祖谦婺学在南宋学术史之地位	310
三、吕氏婺学对后世之影响	312
 参考资料	314
 后记	326

绪 论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两宋学术堪称我国传统儒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尤其在南宋中期的乾道、淳熙年间,诸子学术交流与学术争鸣,又把两宋道学推至最高峰。其间,不但出现了以朱熹为代表的“朱子理学”,而且涌现出湖南张栻之湖湘学,金溪陆九渊兄弟之心学,金华吕祖谦之婺学,龙窟山陈亮之永康学,温州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之永嘉学;同时,还出现了陆游等“南宋文学四大家”以及李焘、袁枢等史学大家。理学家、史学家、文学家互相交流、声气相通,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二个诸子百家争鸣、学术兴盛的繁荣局面。考述南宋先贤之事迹,深究学术兴盛之原因,以史为鉴,对当代社会科学大繁荣、大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和实践启示。

纵观南宋理学家之互动以及理学家与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之互动,有一个极为关键的“桥梁式”人物,他知识渊博而成就斐然,平易淳厚而待人以诚,持论公允而兼容并蓄,德高望重而纵横牵合,使南宋清高自重、各自为战的理学家、文学家、史学家、部分政治家以及其他学术精英共同汇聚在恢复中原、学术救世的大旗之下;他以广大之心,以践履为实,躬身垂范,著作等身,以殚精竭虑、英年早逝之代价,为南宋学术兴盛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就是南宋著名史学家、理学家、文学家——吕祖谦。

吕祖谦,生于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年),卒于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字伯恭,时人称之为“吕太史”,学者称之为“东莱先生”,因谥号曰成,后人亦称其为“吕成公”。

吕祖谦出身于一个显赫的豪门达宦之家,八世祖吕蒙正在太宗、真宗两朝三度为相;七世祖吕夷简在仁宗朝亦三度拜相;太祖父吕公著在仁宗朝任

天章阁待制兼侍读,英宗时加封龙图阁直学士,哲宗时任继司马光之后而拜相;高祖父吕希哲在哲宗、徽宗两朝,为学问大家;曾祖父吕好问在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任御史中丞、兵部尚书,后在南宋高宗朝拜尚书右丞,封东莱郡侯。延及吕祖谦一世,吕氏家族虽不及北宋时期之显赫,但却涌现出吕祖谦这位“学术宰相”。吕氏家族,政坛“十世三相”,文坛人才辈出,在整个封建社会,实属罕见!

吕氏家族之所以为两宋历朝皇帝所倚重,除了吕氏世代矢志效忠于赵宋王朝这一基本原因除外,还与其家族一贯注重自身修养、注重治学之家风有绝大关系。吕氏家族的先祖既是权倾朝野、清廉自守的大官僚,又是著述等身、名重一时的宿学大儒。至吕公著以降,一门之内,被《宋元学案》撰入者达17人。王梓材云:“考正献子希哲、希纯为安定门人,而希哲自为《荥阳学案》。荥阳子切问亦见《范吕诸儒学案》。又和问、广问及从子稽中、坚中、弸中别见《和靖学案》。荥阳孙本中及从子大器、大伦、大猷、大同为《紫微学案》。紫微之从孙祖谦、祖俭、祖泰又别为《东莱学案》。共十七人,凡七世。”^①说明吕氏十世以来,其家学渊源有自,世代相传,积累深厚。以学治身,以才报国,是吕氏家族的一贯传统。

吕祖谦一生好学,27岁时(隆兴元年,即1163年)先是进士及第,后中博学宏词科。一年之内,荣登两科,被传为科场佳话。吕祖谦所开创之吕学,源自于家学。全祖望亦云:“盖自正献(吕公著)以来所传如此。原明(吕希哲)再传而为先生(吕本中),虽历登杨(杨时)、游(游酢)、尹(尹焞)之门,而所守者世传也。先生再传而为伯恭焉,其所守者亦世传也。故中原文献之传独归吕氏,其余大儒弗及也。”^②全祖望非常准确地揭示和梳理了吕氏家学世代相传、吕学最终形成的渊源关系。而“其余大儒非及”一语,是对吕祖谦的学术贡献及其学术地位的充分肯定。

吕祖谦之家学对其治学生涯影响极大,而他广交天下师友,博采众家之

① (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十九《范吕诸儒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89页。

② (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三十六《紫微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34页。

长,又是他学术长进和学术地位不断提高的重要原因。吕祖谦早年拜林之奇、汪应辰、胡宪为师,打下了二程“性命义理”之学的坚实基础。之后,长期与张栻、朱熹、陆九龄、陆九渊兄弟,以及韩元吉、周必大、薛季宣、陈傅良、李焘、袁枢等不同派别的学问家交流、讲磨,汲取营养,提高和丰富自己的学术思想。但是,吕祖谦和其他理学家不同的是,他特别强调“经世致用”。他将儒者分为真儒和愚儒:“徒诵训诂,迂缓拘,自取厌薄,不知内省”者是愚儒,而真儒是“不为俗学所汨者”,唯“实学”是求。“实学”乃是济事之学,事功之学,因而吕祖谦乐于和鼓吹王霸事功的陈亮、薛季宣、郑伯熊、陈傅良、徐元德等人为友,书信往来不断,与永嘉诸子反复研讨,于永嘉学派之形成,既有奖掖之力,又有培植之功。

吕祖谦既与张栻之湘学、朱熹之闽学、二陆之心学声气相应,又与永康之陈亮、永嘉之叶适等合汇一区而成“浙学”,实开后世浙东经世致用学术风气之先。

全祖望在总结赵宋南渡以来的学术时指出:“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①

全祖望概括了吕祖谦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兼取其长”,二是独得中原文献之传。所谓“兼取其长”,是说吕祖谦既继承了吕氏家学传统,又不专一家,不本一师,广泛交游,博采众长。吕学既汇通了朱、陆二家的理学,又融贯了薛、陈的王霸事功之学,使各种不同学说能够和谐地、有机地融合起来。虽然吕学总体上以二程洛学为宗,但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并非唯二程是从,而是“公平观理之所在”,对各家学说兼容并包,委曲回护,“博诸四方师友之所讲,融洽无所偏滞”^②。更重要的是,吕祖谦为人心平气和,持论公允,人称有“宰相之量”,能容他人所不能容之论,忍他人所不能忍之说,团结和

^① (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五十一《东莱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53页。

^② (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五十一《东莱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53页。

吸引了一大批来自四方不同派别的学人。所谓“独得中原文献之传”，不仅仅是因为吕氏家族来自中原，拥有丰富之文献典籍，更重要的是继承了北宋先贤诸家之学术，并在南渡后发扬光大，于是四方学子奔走于丽泽，吕祖谦之声名遍于天下。这两个基本特征，正是吕学之魅力所在。从当时的社会评价来看，吕学的学术地位自然比朱、陆二家胜出一筹。吕祖谦之所以有资格充当鹅湖之会的主持者，让好使性气的朱、陆二人能凑泊到一起，并服从其调解，原因也在于此。

吕祖谦是南宋的理学大家，但他的理学有不同于其他理学家之处。在吕祖谦的理学体系中，史学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对吕祖谦而言，经、史没有先后轻重之别。他说：“夫子因鲁史而作《春秋》”，意味经由史出，故常常说：“专意经、史”“载在经、史”“当于经、史间作长久课程”“方欲再将《五经》、诸史以次再讨论”等。吕祖谦再三强调，治经与治史并重，同样无先后轻重之别。如他认为：“观史先自《书》始，然后次及《左氏》、《通鉴》，欲其体统源流相承接耳。”^①又说：“看《诗》即是史，史乃是事实。如《诗》甚是有精神，抑扬高下，吟咏讽道，当时事情可想而知。”^②吕祖谦的“经即史”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明人潘南山说：“《五经》皆史也，《易》之史奥，《书》之史实，《诗》之史婉，《礼》之史详，《春秋》之史严。”^③清人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说，皆由此而来。当今史学家多以为浙东学术人物，稍早者如王应麟，后来者如宋濂、王祎、全祖望、万斯同等人考据、史传之学，皆承传于吕祖谦，说明吕祖谦的经、史并重的理论对后世影响巨大。

但吕祖谦治史始终是在“义理性命”之学的指导下进行的，这也是他不同于一般史学家的地方。他的史学是以“经世致用”为原则，是其儒家“义理”原则的体现。他说：“观史当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

① (宋)吕祖谦：《吕祖谦全集》第一册《东莱吕太史别集》卷七《与张荊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95页。

② (宋)吕祖谦：《吕祖谦全集》第一册《东莱吕太史外集》卷五《门人周公瑾所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729页。

③ (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四十六《诸儒学案上四·太常潘南山先生府》，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103页。

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如何处之。”^①又说：“看史须看一半便掩卷，料其后成败如何，其大要有六：择善、警戒、阐明、治体、议论、处事。”^②此与朱熹“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的偏颇史学态度相比，高明了不知多少。

后人评价说，吕祖谦治史一如治经，“皆以平日之学”借史发挥之，而未尝以治史为治史。这当是知人之论。

在治史方面，吕祖谦虽与朱、陆二人多所不合，而与陈亮、薛季宣、叶适等人颇多共同语言，时常相与切磋。吕祖谦特别看重陈亮的史才，两人关系非常密切。他读陈亮的史论、史评，一方面肯定其“有补于世教”，另一方面又执理学准绳，批评偏颇失理之处，常著文以相酬。吕祖谦著有《十论》《考古论》《历代圣君论》等系列史论，从内容上看，多与陈亮、陈傅良等人的史论相类似，当是吕氏平日与他们研讨有关的历史之作。

吕祖谦一生交游甚广，当时的学术胜流如张栻、朱熹、陆九龄、陆九渊、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陈亮、李焘、袁枢、王十朋、尤袤、周必大、叶适等皆乐与之往来，且关系非同一般。吕氏学术有“博采众长”“泛观广接”“不私一说”之特点，融合朱熹之闽学、陆九渊之心学、张栻之湘学、陈亮之永康学、薛陈叶之永嘉学，汲取各派精华于一身，得为吕祖谦之婺学；他本人为人谦和，喜和不喜争，喜融通不喜矫激，从不轻易排除异己，其兼收并蓄的学术特点和谦和包容的为人性格，使吕祖谦能够与各学派学者融洽相处，交流学术，并在学派之间穿针引线，引导和推动学术对话，在当时学术交流活动中，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吕祖谦与朱熹之“讲论三会”（寒泉之会、鹅湖之会、三衢之会）以及平时大量之书信交流，对朱熹理学体系之完善、内容之丰富皆有赞襄之功。故黄宗羲云：“朱子生平相切磋得力者，东莱、象山、南轩数人而已。”朱学中有吕学，吕学中亦有朱学，后人习惯上亦以“朱吕”相称。朱熹写给吕祖谦的信件计有 106 封，是朱熹写给他人的信件中流传下来最多的，吕祖谦与朱熹的信

^① (宋)吕祖谦：《吕祖谦全集》第二册《丽泽论说集录》卷八《门人集录史说》，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18 页。

^② (宋)吕祖谦：《吕祖谦全集》第二册《丽泽论说集录》卷十《门人所记杂说二》，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57 页。

件有 67 封，也是吕祖谦写给他人的信件中流传下来最多的，比占第二位的多出一倍有余。这些信件，绝大多数是讨论学术问题。

陆九渊是在吕祖谦的大力引荐下才得以顺利高中进士的，也是在吕祖谦的引领下，使陆九渊与学术界的朱熹等人结识的，理学与心学之论辩亦因吕祖谦的撮合而起，持续影响了中国学术五六百年。陈亮亦是在吕祖谦的引导下与当时的学术界人士建立起联系的，陈亮的一些重要著作，如《酌古论》《三国纪年》等文稿的初稿都送往吕祖谦讨教，吕祖谦写给陈亮的信件达 34 封，大多是探讨学术问题。叶适是在陈亮的介绍下结识吕祖谦的，他为吕祖谦的学识所折服，而拜于吕祖谦的门下。

吕祖谦虽然一度为道学领袖，但其能诗亦能文，文、理兼长。其文风，前得北宋欧阳、三苏之文风，后得曾布、林之奇、汪应辰之文采，与当世文坛之陆游、尤袤、杨万里、范必大、周必大、韩元吉、辛弃疾皆有往来，著《古文关键》，修《皇朝文鉴》，首倡“唐宋八大家”，蔚然为一代文学大家。其躬身践行以文会义和性理文学，使南宋文学深深打上“性理文学”之烙印；其积极推动道学家与文苑诸贤之交流，使南宋道学与文苑浑然一体，于南宋文学之发达，其功甚伟。

吕祖谦一生，两人史馆，修《徽宗实录》，撰《大事记》，与当世史苑诸贤李焘、袁枢等为莫逆之交，以自身之桥梁，推动南宋道学与南宋史学结为一体，使南宋史学以义理史学、通鉴史学、事功史学之显著特色而彪炳史册。

南宋学术，以乾道、淳熙为最盛。吕祖谦以其学识和为人，以及他对待各种学术思想的开明态度，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当时最为卓越的、学术思想各异的学者。在他的斡旋和引导下，闽学、心学、婺学、永康之学、永嘉之学、文学、史学等思想流派，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学术论辩和学术交流，推动了当时的学术发展，并对后世学术产生了深远影响。近世学者田浩在其《朱熹的思维世界》一书中如此评价：“吕祖谦虽然不被《宋史》列入《道学列传》，并且鲜为现代学者所论及。但从 1160 年代末期到 1181 年他去世的几年里，他其实是道学最重要的领袖。”^①作者把吕祖谦看成是“道学最重要的

^① 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91 页。

领袖”,不是单纯地从吕祖谦的学术成就上来评价他,而是还从吕祖谦在当时学术界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来评价他。这个评价是有历史依据的,也是很中肯的。

总之,吕祖谦是南宋乾道、淳熙年间著名的学者之一。他在当时学术界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是任何学者都难以企及的,对推动南宋各学术流派的交流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并对后世学术交流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吕祖谦本人的学术成就十分丰富,他的许多学术著作在当时及后世广为流传,学术思想影响深远,尤其是对浙东学派的影响甚巨。因此,加强吕祖谦与南宋学术交流之研究,对深入研究乾、淳年间乃至整个南宋学术思想史大有裨益,对进一步推动吕祖谦学术活动及学术思想研究大有裨益。

二、创新之处

本文以吕祖谦书信交流为切入点,希冀从细微处尝试探究南宋学术繁荣之原因。之所以选择“以吕祖谦书信为中心的考察”作为副标题,是因为宋代学者留下了大量的往来书信,而这些书信是反映当时学术交流活动最生动、最鲜活的历史材料。虽然古代学者的学术观点主要表现在他们的学术著作中,但是,学者之间学术观点的交流、碰撞、批驳、认同以及当时学术界争论的学术焦点等,却很难在他们的著作中很好地展现出来。而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尤其是那些一问一答的书信,却能够比较直接地、鲜活地、生动地、具体地展现出当时的学术动态。比如影响后世学术五六百年之久的鹅湖之会,后人对它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当时学者的书信。所以,学者间的往来书信是研究古代学术交流活动必不可少的重要材料。本论文将充分利用吕祖谦与当时学者交往的有关书信材料,以便更好地展现当时的学术交流盛况,以及吕子与其他学派融合的情况。因此,无论从研究的视度或主要史料的选用上,本论文都有不同于以往学者对吕祖谦研究之处。

三、研究现状综述

当代学术界对吕祖谦这样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并没有给予相应的学术重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南宋“东南三贤”中,海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目光